

春秋左氏傳補注

一



春秋左氏傳補注

二



春秋左氏傳補注

三



春秋左氏傳補注

一

沈欽韓注

中華書局

春秋左氏傳補注

二

沈欽韓注

中華書局

春秋左氏傳補注

三

沈欽韓注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春秋左氏傳補注 三冊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自序

左氏之學。儒林傳經典序錄言之詳矣。二千餘年。黃童白叟。知呻吟而抄括之。然其學若明。若滅。若存。若佚。若亡。國之社。其神不靈。若樹之杙。雖養大榮。塊然于天壤。終無人窺其撰述之旨。得一二微言妙義。曉然爲輔翼乎周公孔子。而千世一範者。則俗學顯排之。邪說陰敗之。鄙夫小生。中其毒厭。不啻傳尸鬼病。嗚呼。可憫也已。爲左氏厄者。有四焉。始也。一經一傳。闕而不宣。學士端居匡坐。懷不能已。竊自耳剴口傳。以清時日。遂有公羊。穀梁。騶夾氏之異。爲一王之法。制爲學官之祭酒。始願豈及此哉。然漢之賤儒。喜其書短而易習。義淺而易推。則羣居點竄。傳致雜術。以蠱世主。以啓後生。胡毋尹生之徒。生享美祿。沒有榮名。羣不逞者。戟腕呿舌而起矣。假左氏得行。其好醜。譬諸二八妙姝。與夫官母狗也。彼復何所容其孽。青子矜。不好操瓢而行乞哉。誠不能不出死力以排之。至范升。何休。而猖獗極矣。其厄一也。然其書雖不立于學官。通材大師。猶遞相傳習其訓。故雖末由發聖師之蘊奧。但守章句。數名物。待明智者自得之。固無傷乎左氏之書也。有仕預者。起紈綺之家。習纂殺之俗。無王肅之才學。而慕其鑿空。乃絕智決。以肆其猖狂無藉之說。是其于左氏如蟹之敗漆。蠅之汙白。其義埋沒于鳴沙礧石中。而杜預之妖焰。爲難爲狗。且蓬蓬于垣次矣。其厄二也。江左輕浮。學尙王杜。中原敦龐。師仍鄭服。三百年中。崔靈恩。衛冀隆。諸人猶能關其口而奪之氣。孔穎達者。賣國之諂子也。枵然無所得于漢學。蜚蜚之智。奉僞孔氏與杜預。而甘

且旨焉。排擊鄭服。不遺餘力。于是服氏之學。始歛終亡。而杜預之義。赫然杲日之中天。其厄三也。自後博士倚席不講。人心益僂惡。纔辨章頭。便欲摘人之短。揚己之長。啖助。趙匡。陸質。劉敞之流。哆然弄筆。弱弓蒿箭。競以左氏爲質的。經世大典。夷于附枝綴。甚者以爲蠶心喪志。學者搖手不敢窺。反不如杜預顏籀之涕唾。猶時時吮咽。南宋習尙。亦何可言。幸而不亡。蓋宏辭從棄。應官之文。句其膏馥耳。元明來此制一廢。而士大夫真目不識丁矣。其大厄四也。禮者。奠天下之磐石也。禮廢則天子無以治萬邦。諸侯無以治四境。卿大夫無以治一家。時則下陵上。裔亂華。亡國破家。殺身如償券。孔子傷之。欲返諸禮。而無其位。故因春秋以見意。以爲修整于既往。其召福祥也。如彼。悖亂于當今。則嬰毒禍也。如此。左氏親受指歸。故于禮之源流得失。反復致詳焉。周公孔子。治道之窮通。萃于一書。若其勸懲之旨。則婉而多風矣。時以爲君子。則君子之時。以爲善。則善之冀。此心默喻于千載。謹守遜言之戒。以全春秋付託之重。然其以禮愛護君父。不已深切著明哉。奈何杜預以罔利之徒。懵不知禮文者。驟然爲之解。儼然行于世。害人心。滅天理。爲左氏之巨蠱。後生曾不之察。騰杜預之義。而播左氏之疵。左氏寧受焉。亦見其蠱中薄植。一魏晉之妄人。莫覺莫悟。何有于古學哉。區區之衷。久懷憤懣。遂補注十二卷。發明婉約之旨。臚陳典章之要。繁緯堪輿之細碎。亦附見焉。注疏之謬。逐條糾駁。各見于卷。則左氏之沈寃稍白。杜預之醜狀悉彰。其么麼麀類。橫蠹左氏。殆不足辨。不悉著。若夫百家傳聞。衆言淆亂。與公羊。穀梁。司馬遷。事辭之悖謬。別爲考異。不列茲編。噫嘻。昔者賈逵之詆左。不盡括左氏之長。劉炫之規杜。又不足仆杜預之短。是以芳烈不揚。休亦

臭未末殺。小子何人。敢與茲事。將前哲之所啓牖乎。今險伎刻薄之人。有竊鑽何休之餘竅。以詿誤梧子。何不仁之甚也。蓋聖世之賊民而已矣。道光元年辛巳季夏。

跋

同里沈小宛先生欽韓著作等身。皆未之見。此左傳補注十二卷。左傳地名補注十二卷。假之顧孝廉瑞清。屬胡君家董。余弟錫誥。分任影鈔。其譌缺者。略加校補。藏諸家塾。是書國朝有崑山顧氏。吳江朱氏。元和惠氏。桐城姚氏。馬氏。陽湖洪氏。諸家補注。而此注訓解名物。剖析字句。尤有詳贍於諸家者。惟億十七年傳。雍巫。史記集解。引賈逵說。謂是易牙。索隱謂其未知何據。而以爲卽管子之棠巫。先生取索隱說。而更證以呂覽。知按篇之常知巫。不用賈義。昔先君子纂羣經索隱。駁去小司馬之說曰。棠與雍。形聲俱不相近。待中之說。雖不知所本。然必受諸先師。決非憑空臆造。況雍卽饗字省文。儀禮公食禮。雍人倫膚。少牢禮。雍人概匕。並以雍爲饗。可證。又國策。齊桓公夜半而嘯。易牙乃煎熬燔炙。和調五味而進之。是易牙。固以烹調事桓公。雍當是易牙之官。昭二十五年傳。雍人槐。亦於官下舉其名。是其例也。襄二十一年傳。美而不使。據唐石經。王充論衡。下添視寢二字。遂以使爲幸婦人。古無此訓。二十八年傳。鄭伯廷勞于東門之外。以廷爲古文往字。而以作誑字用者。爲本於說文之譌。引傳文爾無我廷一語。不知鄭風人實廷女。亦以廷爲誑。毛詩爲古文。則古文往誑二字。並通用。誑若斯之類。均有可商。其餘駁正注疏謬說。申明賈服古誼。則誠盲史氏之功臣也。昔先君子嘗謂傳曰。治左氏當以賈服爲主。博采魏晉。至國朝諸家之說。爲之箋疏。如余之治論語。庶幾古誼可以復顯。余老矣。有志未逮。汝其勉之。爾敬識之。今先君子歿已

十稔。傳愧不能繼述。然纂集之志。不敢一日懈也。倘異日者。得以采輯成書。質諸海內之治左氏者。豈非私心所願哉。與先生同時治左氏者。有廣陵劉孟瞻先生文淇。墓本未刊。聞同邑錢茂才綺。箸有左札三卷。爵亦未之見。附誌之。以誌當世之爲左氏學者。咸豐己未秋月。後學潘錫爵。跋于安石榴院。

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一

清 吳沈欽韓文起注

隱公

【傳】繼室以聲子。雜記所謂攝如君也。白虎通說曰：嫡死不復更立，明嫡無二，防篡殺也。祭宗廟攝而已。按大夫而下，繼室有爲嫡者，故喪服之繼母如母。曾子問：宗子雖七十，無無主婦，天子諸侯不再娶，故繼室而非嫡。昭三年傳：少姜有寵而死，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，是姜死繼往者，猶謂之繼室，知繼室非嫡也。

元年【經】：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。雜記上介贈執圭，將命曰：寡君使某贈。相者入告，反命曰：孤須矣。陳乘黃大路于中庭，此諸侯相贈之制。天子贈諸侯，亦如是也。

【傳】鄭武公。史記武公名掘突，譙周云：名突滑。

故名曰寤生。史記集解徐廣曰：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，十七年生太叔段。按史記云：生之難，此寤生之解明矣。又風俗通云：俗說兒墮地，未可開目，便能視者，謂之寤生子。妨父母，鄭武公終老，姜氏亦然。豈有妨父母乎？應劭說亦近是。如杜解：則寤寐中便已生子，較后稷之先生如達，文王之渡于少牢，殆又易之。姜氏當鍾愛，何爲惡之乎？寤與許同。呂覽明理篇：頡頏百疾，注：許逆也。說文：許逆也。亦通作悟。韓非

子說難。大意無所拂忤。史記韓非傳。作大忠無所拂悟。司馬貞索隱云。不拂悟于君。張守節正義。拂悟當爲拂忤。古字假借耳。顧廣圻韓非子識誤云。列女傳。不拂不寤。亦用寤字。呂覽蕩兵篇。百姓之悟相侵也。立見新序雜事篇。衛靈公蹴然易容。寤然失位。皆悟字之義。禮記哀公問。午其衆。注逆其衆。王肅本作迂。是午。悟寤皆通悟也。凡從此聲者。其義並通。士喪禮下篇。無器則拊受之。疏云。拊。卽逆也。劉熙釋名。女。青徐州曰嫗。嫗。忤也。始生時人意不喜。忤忤然也。此其證也。今生子有足先出者。妨產婦。卽謂之逆生也。虢叔死焉。竹書紀年。平王四年。鄭人滅虢。

小九之一。周書作雒解。大縣城。方王城三之一。小縣立城。方王城九之一。惠棟曰。不舉中者。從可知。國不堪貳。坊記。孝以事君。弟以事長。示民不貳也。唯卜之曰。稱二君。注。不貳。不自貳于尊者也。自貳。謂若鄭叔段者也。二當爲貳。惟卜之時。辭得曰。君之貳某爾。晉惠公獲于秦。命其大夫歸。擇立君。曰。其卜貳圉也。韓欽按二五尊卑。大易明文。別嫌明疑。春秋法戒。故公子呂云。國不堪貳。疏謂兩屬。則賦役倍。而國人不堪。是以長慮爲淺見矣。

不義不暱。說文。黏也。引傳。不義不黏。或作黏。考工記。凡暱之類。不能方。故書暱。或作熾。杜子春讀爲不義不暱之暱。或爲黏。案尙書典祀。無豐於昵。孔傳。昵。近也。馬融云。昵。考也。考于祖爲近爲親。此作暱非體。說文。暱曰近也。引昭二十五年傳。私降暱宴。此言所爲不義。則人無肯親附。與下京叛叔段相應。杜注非是。

未嘗君之羹。顧炎武曰。爾正肉謂之羹。故云。未嘗君之羹。按杜預以羹爲賜賤官之常。若賜賤官。則以肉體取盡飽。所謂賤者。取賤骨。周語。戎狄則有體薦。何得只啜羹也。禮經自鄉飲酒。至少牢。饋食曰羹定。曰羹飪。皆有所殺之肉體。又聘禮記云。賜饔餼。饔謂飪一牢也。豈可盡以盛饔者嘗之乎。若然。則顯考叔食舍肉一語爲贅矣。

弔生不及哀。士喪禮下篇。既窆。主人反哭。賓弔者。升自西階。曰如之何。主人拜稽顙。蓋前乎此。皆營死者之事。反而亡焉。失之矣。於是爲甚。故賓乃弔生者。經又云。就次猶朝夕哭。猶者。猶既殯之朝夕哭也。喪服疏云。既殯以後。卒哭祭以前。阼階之下。爲朝夕哭在廬中。思憶則哭。按其時雖不代哭。甚哀未殺。故爲哭三無時之一。傳文所謂及哀者。卽是此時。以卒哭祭爲限也。喪服疏又云。凡喪服以冠爲受。斬衰裳三升冠六升。既葬後。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。冠七升。小祥。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。冠八升也。又虞禮記卒哭祭。餼尸畢。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。婦人說首經不說帶。所謂卒哭後。變麻服葛。只是男子易腰帶以葛。婦人易首經以葛。男子重首。婦人重帶。麻不易也。其負版衰裳。練祭猶服。大祥祭畢。始焚之耳。三年之喪。天下之達禮。杜預謂天子諸侯。既葬無服。非聖無法。古今之罪人也。

有蜚。政和證類本草。飛廉一名負盤。蜀人食之。辛辣也。如蝗蟲。別錄云。形似蠶蛾。腹下赤。八九月多入人家屋裏。逃寒。有兩三種。以作麝香者爲真。南人噉之。又夜行一名負盤。卽蠶盤蟲。名字及蟲相似。終非一物。按爾疋注。蜚卽負盤臭蟲。似當爲蠶盤蟲。

二【經】夫人子氏薨。穀梁傳。夫人者。隱之妻也。卒而不書葬。夫人之義。從君者也。疏云。穀梁知是隱公之妻者。以隱推讓。據其爲君。而亦稱公。故其妻亦稱夫人也。夫既不葬。故其妻亦不葬。按左氏無明文。說左氏者。以子氏未薨句。謂之桓母耳。當從穀梁說。

三

【經】二月己巳。日有食之。顧棟高大事表。穀梁云。言日不言朔。日晦日也。杜以春秋日食皆在朔。故

于去年十二月置閏。若移此閏于今年二月。而以己巳爲二月晦。則于穀梁之說合矣。蓋今法日食必於

合朔。而古法疏。或有食晦日者。漢晉時猶然。

欽

按顧說非也。元史歷志。姜岌雷書志。天水姜岌。三紀甲子元歷。校春秋日

食云。是歲二月己亥朔。無己巳。似失一閏。三月己巳朔。去交分。入食限。大衍與姜岌合。今授時歷推之。是

歲三月己巳朔。加時在晝。去交分二十六日。六千六百三十一。入食限。又隋書歷志。劉孝孫云。春秋經八

食並無朔字。今以甲子元歷推算。俱是朔日。丘明受經于夫子。於理尤詳。公羊穀梁皆臆說也。此年二月

己巳食。推合己巳朔。唐志。大衍合朔議曰。劉孝孫推。俱得朔日。以丘明爲是。然依左氏例。本無先後食法。

顧氏引入異家之論。爲左氏痼病也。

【傳】不反哭于寢。杜預云。自墓反虞于正寢。疏依和其謬。按既夕禮。反哭。入升自西階。東而立。婦人拾

踊。送賓于門外。遂適殯宮。送賓出後。乃云適殯宮。明上文升西階爲廟。所以先反哭于廟者。當尸柩遺奠

時。已在廟。朝廟先禰而後祖。故反哭就其最後行處。鄭云。反哭者。于其祖廟是也。檀弓。日中而虞。反哭升

堂。主婦入于室。孔疏。恐人仞堂與室爲正寢。故云。此皆謂在廟也。是禮經皆謂反哭于廟。傳云。哭于寢。寢

卽廟耳。猶諸寢宮本是寢。而雜記云。至于廟門。注云。廟所寢宮。以尸柩所在。故寢可謂之廟。祖廟以酌奠在室。故廟亦可謂之寢。月令注。凡廟前曰廟。後曰寢。是也。杜預以爲正寢。不知寢廟通稱也。士虞禮。側亨于廟門之外。主人卽位。如反哭位。疏云。迎魂而反。神還在寢。故以寢爲廟。虞于中祭之。是虞與反哭異所矣。

君子曰。趙訪左傳補注曰。凡傳中所引君子曰。義皆膚淺。左氏之陋見也。殿本注疏攷證。臣照按。君子之稱。或以德。或以位。左氏所謂君子曰者。謂其時所謂君子其人者。皆如是云云也。非左氏意以如是云云者。乃可稱君子之論也。後儒每忘卻左氏之書以紀事。而以是爲左氏論事。往往警警之。亦惑矣。王貳子號王貳。王孫蘇。皆直書其事。而時勢與義理並著。如孔子之不得不作春秋也。轉按此論最善讀左傳者也。

憾而能眡者。釋言眡重也。郭云。謂厚重。說文。眡。目有所恨而止也。

年四傳。修先君之怨。服氏以先君爲莊公。孔疏引衛世家。稱桓公十六年。乃爲州吁所弑。則隱二年。鄭人伐衛。當桓之世。按疏但據傳口年之文耳。惠云。州吁弑桓。而稱先君無是理也。先君之怨。在春秋前明矣。敵邑以賦。論語。孔注。賦兵也。杜預謂賦調非。衆仲潛潛夫論。志氏姓篇。魯之公族有衆氏。